

● 高
振 著



苦榴

山東文藝出版社

苦 榴

高 振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济南

苦 榴

高 强 著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印刷者：山东省临沂市红旗印刷厂

※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8.60 字数：22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9—0487—3

I·425, 定价：6.50元

十年别是一重天

当我提笔为你作序的时候，名为“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已进入了第五天。多国部队数千架次的飞机将几倍于二战中广岛原子袭击爆炸当量的炸弹倾泄于伊拉克，使我想到了你我共同有过的生活经历。我们都曾在空军服役，我们的生命和青春都曾伴随那具有钢铁翅膀的武器度过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时光。值得庆幸也值得惋惜的是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但那经历却同战争一样可怕——我们几乎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走入军营的。我们都曾天真烂漫地期待过战争——企待在战争中实现一代文化弱智人的人生价值——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同时值得回味的是，战争没有向我们童话般的梦境中走来，使我们有机会走出战争，去寻觅通向文化圣殿的崎岖小径。而你我正是在那条文学小径上邂逅相遇

的——十年前的往事，还象是昨天，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难以忘怀。

那一年秋天，我犯了胃病。胃病是在空军航空兵部队的飞机旁作下的——风餐露宿的结局，是把许多年轻的胃囊送进空军医院去修理。你也是来空军医院修理胃囊的，于是我们在病房里相遇了。那时你二十岁，是个很年轻的空军士兵。你与其它空军士兵不一样，你有一叠尚未变做铅字的电影文学剧本。你虔诚地求教于我，是由于我长你九岁，又是作协分会会员，发表过一些小说，并且与你有过相同的经历。这样很自然地就成了朋友。我们一起谈军营、谈武器、谈读书、谈文学、谈苦恼、谈胃囊、谈药片，神话与流行歌曲、神圣与平庸、战争与和平、疾病与养身、饮食与散步、睡眠与梦境，都成为日后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日久天长的话题。这话题一直延续到十年后临沂海鲜酒家的餐桌上。但是我必须申明：我们不是酒肉朋友——我那胃囊的千疮百孔，容不得酒精，却容得太多的精神苦难与肉体苦难。这绝不是说，我们有多么高尚。我们一切所谓的高尚，也正是我们的平庸。而恰恰是那饱受苦难与磨砺的平庸，造就了日后的对酒当歌，也就是在我们相识几年后，你脱下戎装，回了沂蒙山。你写信告诉我，你回老家了。你不再隶属于武器，而回归养育你的土地。天老爷有眼，恰恰叫你办公桌的后窗就面对刻有孙子兵法的竹篱墓。缠绵千年的历代战争，随着马蹄声碎的厮杀隆隆地走了。而你与你的同事们创办的临沂文学刊物《洗砚池》和《沂蒙山》从你们的办公桌上上了当代中国文坛。生出翅膀的武器也离你远去，你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来，便真的如虎添翼了！你成为临沂地区文联三级作家，是十年前当士兵的高振作梦也想不到的吧？十年别是一重天。

得知你的小说集《苦榴》就要出版了，我不胜欢喜。那其中的某些篇章，我是读过的。读你的小说，总是象在追忆昨天。武

器、机库、爱、疾患、大火，失落、雪柳、战友、乡亲以至沂蒙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透视出你对军旅和乡土的思虑、怀恋、憧憬和希冀。我喜欢在你的小说里去追寻你的足迹、你的为人、你的情感、你的忧伤、你的思考、你的心胸和你的过人的精力以至匆匆来去的身影。在你漂亮的书房里，你如数家珍般地唠叨你的小说和你的故事，你要编刊物，要辅助成百成千的业余作者，要组织大量的文学活动，你活得不容易，却也很充实。这就是你命定的选择。你说：“我活得很累，但是还得写小说。”你仍旧象十年前一样执着。现在，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就要问世了，我把她看作是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以为如何？我同你的心情会是一样的，因为从武器身边走过来的人，会更加珍爱生命——唯有生命是生生不息的。让我们永远珍爱孩子也珍爱文学吧，谁让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呢？

这里，我还要说到海湾正在打仗，让我们为那里的母亲和儿童深深祈祷。那一场战争无疑将造就出大作家和大作品。用人类意识来关照我们自己，我们显得多么渺小！土地和武器是一个多么博大多么永恒的主题！战争与文学的不同使命正在于——一个是用炸弹耕耘，而另一个是用心灵去耕耘——我说的是用心灵而不是用笔。这样说起来，笔就显得多么没有意义。热爱土地吧，就象热爱妻子和儿子那样，用心灵去耕耘。十年后，你会更加富有！

最后，我要提到你那位贤慧的妻子——她无疑是你事业成功的另一半——她做的饭菜很好吃，她为你生的孩子很可爱。孩子和作品，无疑都是你为临沂一方水土做出的最美妙的奉献！我想我的看法不会错。

——与老战友谈天说地，是为序。

黄献国

1991年1月21日夜于北京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目 录

序

十年别是一重天〔1〕

中篇小说

忤逆〔1〕

何处恸衷肠〔52〕

苦榴〔106〕

孽殇〔202〕

短篇小说

他走了……〔233〕

渴望〔241〕

小青山上的豌豆花〔246〕

晚情〔255〕

荷包情〔261〕

后 记

路的记忆〔266〕

忤 逆

我是被祠堂上空的雷声震醒的。又是讨厌的雷，那咔嚓啦啦的轰鸣，令人害怕极了。我从床上坐起来，本能地使劲伸了伸腿，被筒空荡荡的，没触着那条热腿，小心口窝儿就有些怦怦然。慌低下头拱进被筒，摸了半天也没打捞着那条凉脚，直到钻过被筒，才恍然大悟：和我通腿作伴的三把梨不见了。

后窗乍现一道银炽的枯树形的闪电，接着又是一串滚动的竖雷。窗棂纸震得瑟瑟颤，从屋笆上落下的尘土也溅得桌面、床头叭叭地响。我管头不顾腚地裹紧被，浑身如筛糠，缩在墙角，脑海里也筛出一些可怕的怪念头，零零星星的还都是三把梨讲的那些崙、潭、峪里发生的离奇古怪的恶闻，以及那些妖道仙魔的故事。

纷至沓来的怪念头，固执地萦绕在

心头，无法除却。益发增聚了我的恐慌感。

我把被子裹得更紧，小身子也瑟缩得更圆。

屋里黑古隆冬的，没有一点动静。我用手压着心口窝，很想听到有撒尿刺尿盆的啦啦声。然而，外面的雨声、风声、屋檐的流水声吞噬了其它声，哗哗地生出诡秘，透出一种不测底里的可怖。

“三把梨，三把梨。”

人慌无智，久慌生勇。我连连呼唤，没有应声。于是披被下床，摸到门口，摸着屋门，门未拴，却敞不开，原来是三把梨从外面反锁上了。咔嚓啦啦，又是一个枯树形的闪电。雨，急如飘泼，檐水瀑似盆浇，天井院的水积成汪洋，飘荡着不少落花和干禾。我抖抖嗦嗦地坐到床上。风，从破裂的窗棂纸缝里溜进来，清冷冷，湿润润，撩着我的头发茬，昏热的头脑渐渐冷清。

三把梨临上床睡觉，就有些心神不定。让他把那条凉冰冰的脚卸下来，他就诡谲地眨眨眼，笑笑说：“唏啦咔嚓地怪费事，我把这条热腿靠着你的小脚，这凉脚冰不着你的小鸡，快安安稳稳地睡吧。”我睡觉很死，都是一觉到天明，要是没人叫醒，还能蹶着腿睡到太阳爬上东天宝盖顶。我睡了，他却悄没声息地溜出去了，要不是被这讨厌的雷震醒，还真很难发现来。我越寻思越害怕，后悔没听爹的话，让他来通腿作伴。

—

昨天下午，爹为琅琊诗社社员进城聚会，早早地放学，汇抄诗文，我立案傍磨墨。爹吟诵挥毫。

少从帖括费钻研，
弹指光阴望廿年。
有心志作子云赋，

每谈时势若寒蝉。

.....

我睹诗心寒。家中赤如洗，铺的是草，连席也没有，可奶奶望子成龙，冬卖熟梨夏洗衣，吞菜吸粥供爹读书。爹囊萤凿壁，用的是秃笔瓦砚，啸微风月吟咏诗文，将《周易》、《左传》、孔孟老庄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可那年月，功名难求，奶奶央托常来洗衣的中学校长举荐，爹才谋得去山乡教书授徒这一寒儒之差……

叮叮当当，骡铃声由远而近，爹先是一怔，然后搁笔抬头，朝我使了个眼色。我蹑蹑地刚迈过门槛，“笃笃笃，笃笃笃”的敲门声，越发急促，爹也迎了出来。我抱开梨木顶门杠，抽过门闩，吱地一声敞开那笨重的大黑门，竟不是族长——天老爷，而是在他家做活的葫芦梨牵大黑骡子呆在大门口。

葫芦梨梗梗着头，驹儿驹儿地喘着把大黑牵进天井院，抬手用袖头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然后，冲着爹咋乎：“哎，教书匠，俺干爹让你骑大黑进城赴会。”

爹点了点头，没计较他的粗野无礼。

葫芦梨患哮喘，驹儿驹儿的喘息使人喉头发紧，发痒。听三把梨说，“香水梨”和“葫芦梨”这两浑号是他叫响的，并说这两种梨是从子母梨异化出来的品种，但风味不同。梨名人称，听起来似乎是忌妒，实则是鄙夷。是啊，听着葫芦梨喘气，不仅让人想着那皮粗味怪的烂梨，还能联想起大家大户锅台左边那呼儿呼儿吐风的风葫芦。

我从葫芦梨手里牵过皮缰绳。大黑挺温驯，新轡头上系着锃亮的铜铃，脑门上垂着一个碗口大小的红绣球，稍动动蹄，铜铃叮当悦耳，绣球悠荡醒目。天老爷平日不使它干活，只有踏青访友才骑。

“你家老爷……噢，你干爹为什么不进城赴会？”我问：

“是不是怕路上有打仗的，遭冷枪啊。”

“不……不……他得忙活俺娶梨花。”

“你才多大啊？”

“属猪的。”

“才十四，和我同岁，比梨花小六岁呢。”我撇了撇嘴。

葫芦梨嘿嘿地笑了，笑得胸儿胸儿的哮喘愈发粗重。

爹拍着大黑，望着我们俩说话。他突然好象发现了什么，一会儿瞅瞅葫芦梨，一会儿又瞧瞧我，眨眨眼怔了怔神，两眼又细实地打量起葫芦梨。他那异样的神情，弄得我也觉着怪蹊跷。

葫芦梨今天穿得挺人样，一身灰布长衫罩着那条油渍麻花的大补丁摺小补丁的单裤子。他长得个头不高，身子象老梨木疙瘩一样结实敦壮。浓眉大眼，宽宽的脸膛，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脸上还有雪花膏的香味，要再换掉单裤，还真有点象新郎官呢。

爹还过神来，脸色却依然怪难看。“你家老爷不能与我结伴观摩作品，实为遗憾……不过，届时我一定在校长面前多多美言。”

葫芦梨点头如鸡啄米。

爹说的校长是琅琊中学的，他常让我奶奶洗衣服，爹能上这儿教书就是他向天老爷举荐的。五年前，校长邀集四方名士，结成了琅琊诗社，天老爷能入社仰仗他爹的脸面。据说校长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最前一名的举人。能名列榜首，全靠天老爷他爹——贾梦龙。天老爷张口“之乎者也”，闭嘴“嗟夫信哉”，看上去满腹经纶。爹乍来时要与他相互限韵联句，酬答唱合。其诗却遭透了，甚至连格律平仄都不懂。可他在黄梨峪自恃才高学广，非常傲气，还常常卖弄。三把梨在他家放羊时，住的地方和梨花只有一墙之隔，为防止天老爷欺负梨花，就用家什在墙壁上挖了个小洞。天老爷发现后，就作训诗一首。

花墙小洞是狗钻，
单眼偷瞧费枉然。
蛤蟆想吃天鹅肉，
有辱族规臭名传。

不久，把三把梨赶出家门，又从城前卖豆腐人家里找来个孤孩子——葫芦梨干活放羊。

“寒儒固穷，却不失君子之风。”爹吟哦良久，从我手里牵过缰绳，走到葫芦梨跟前，说：“谢谢你家老爷，我喜欢徒步。”

葫芦梨玩弄着缰绳，咧了咧嘴，走到大门口又猛噔想起了什么，忙咧咧地呵住大黑，说：“俺干爹给你大黑骑是让你打听个人的，他说，他在城里时，住在城隍庙西的贾府，庙东是贾家园，那儿的人家多是洗衣的，有一户姓钱的老太太夏洗衣服，冬卖熟梨，大门朝东，房子很破……他让你找找，那老太太还在吧……”

爹茫然若失……

“爹，这不是说的咱家吗？……那老太太不就是我奶奶吗？”我连问了两声。

爹没吭声，两眼怔怔瞅着大门外。

葫芦梨牵着大黑走了。

爹依然怔怔地站在那儿。

“爹，您怎么不骑大黑骡子走啊。”

“兵慌马乱的，骑着更招眼惹是非……”

“八路军打进城了吗？”

爹摇了摇头，把脸扬向西天。

太阳已经衔崮了，西天宝崮的浓重的影子渐渐压过来，村子被暮霭和炊烟笼罩着，梨花潭上起了雾。崮道上有下崮回家的人

影，那人影、树影和南天宝崮下的梨花溪、牌坊，都朦朦胧胧了。

我掩门，上闩，回屋。

爹研墨，挥毫，汇抄诗文。

沉默，久久的沉默。爹的心情沉重，我也感到压抑，就很想找几句话说说，轻淡沉默的氛围。可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一夜无话。爹辗转反侧压得床笆吱吱响，我也合不上眼，心里老是想：爹为啥瞅瞅葫芦梨又瞧瞧我？还有天老爷寻人怎么寻得是我奶奶？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可是什么秘密呢？我一夜也没猜着。

窗户纸刚显豆皮色的亮，爹便从床上爬了起来，到天井院咳出一夜的浊痰。然后，烧火做饭。饭后，爹把诗稿装进包里，扶了扶眼镜，用那骨节突出的手摩挲起我的头发，叮嘱道：“要好看家，写仿。”说完，从教案里取出一叠仿影。

我默不作声，半天才憋出一句，“晚上挺害怕的，后天井院还是祠堂，”

爹皱了皱眉头。“那……找人作伴……”

“叫三把梨来吧！”

“三把梨？”

“您别看他整天价用粪叉子撅着破筐头拾粪，可穿得怪干净，还知道天天洗脸呢。”爹没吱声，我又顺口溜出一句：“十个麻子九个俏，不俏没人要。”

“他能来？”

“能，他和我玩得可好了。”

“不过……”爹有些犹豫。

“不过什么？”

“小孩子家不懂。”爹心情依然沉重。“我看还是换个人吧！”

我低头想了一会儿，也没想着能合得来的，就找开了理

由：“别人都怪齜齜，臭脚丫子能熏死人。再说他还能啦呱解闷呢。”

“让他啦薛礼征东什么的还可以，但不能听骚呱。”爹唬着脸告诫。

我使劲点了点头。

爹拾掇拾掇就动身了。我拎着包尾随其后送行。时值谷雨，俯仰环视，崮、潭、峪在数以万计的梨树的簇拥下，构成了一个浩浩茫茫的大花篮。那满篮梨花带露绽放，似云若雾。茅舍散参错落的村子罩在梨花里；波平如镜的潭溶在梨花里；如梨似乳的崮裹在梨花里。学堂位于北天宝崮的山腰间，通过村潭，有一节长长的、窄窄弯弯猪肠子似的石板路。沿阶而下，满眼洁白，仿佛遁去，紧紧攫住目光的却是那气吞崮地巨蟒般的树的躯干。它们或直或弯或蜷曲或侧立或躺卧，千姿百态，各呈其妙，从隙间望去，犹如无数条苍黑色的巨蟒腾飞狂舞，把人世间的际遇恩怨展示的淋漓尽致。爹在前面大步流星，我在后面紧走慢跑。刚近村口，就能听到从天老爷的天井院里传出来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碰撞的声响，满巷子也弥漫着鸡鱼肉蛋、酒茶烟饭的混合气息。天老爷家双喜临门，说不清是干儿嫁干闺女娶或干儿子娶干闺女嫁。虽说这儿女面前有个“干”字，可那热闹劲比亲生的还强。大门楼油饰一新，红纸金字的喜联也早早地贴在那厚重的双扇门上。我正要走过大门楼，忽听香水梨在天井院里叫喊：“梨花，梨花——”

我顿了顿脚。大门敞着，便歪头朝里瞥了一眼，只见香水梨穿了一件紧身紫色绸花夹袄，葱心绿的洋缎子夹裤松紧合适地裹着两条硕长的腿，头上的髻光圆乌亮，髻下的脖颈嫩细白皙。她一只手腕抵着腰，另一指手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块粉红色的手帕，扭秧歌似地在水井院里来回回地走，嘴里还不停地张罗着。是啊，也许因为她早年在贾府当了五年的丫环，也许因为天老爷的老婆死了，也许因为她和天老爷……此时她变得好年轻好

年轻了，高腔高调地张罗事，指手划脚地指派人，神气地活象当然的主人。呸！真让人恶心。

香水梨没听着梨花的回声，便踮儿踮儿地走到大门口朝巷两头张望，正好与我打了个照面。她先是一怔，然后就笑了，笑得很是慈祥、和善。“家来玩玩吧！”

我朝前嗽嗽嘴。爹在前面已走得怪远了。

香水梨望前瞅瞅，就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脸前，神经质地扶摸起我的脸蛋。霎时，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便莫名其妙地盯着她看了一刻。我见过她几次，都因长距离或光线阴暗没能看清。她的眉又长又弯，两只杏子眼，眼珠又亮又活泼。她的脸白里透红，耳根上有银耳坠，颤动不停。老大一把年纪了，胸脯还挺挺的，让人不难想象出年轻时的俊俏风流。

“你也跟着进城？”

我没搭腔，摇了摇头。

“你奶奶好吗？”

她怎么也知道我有奶奶呢？我点了点头，依然没搭腔。

香水梨躬腰拍打我裤子上沾的尘土，帮我扣上领口上没有扣上的扣子，那亲热劲让人心里熨贴，但一想到那些场景……又感到想呕吐。

“你娘好吗？”

我茫然地低下了头。

香水梨还要问些什么，我却不知从哪儿涌出一股儿冲劲，猛地一下子甩掉那只抚摸着我的手，撒腿跑开了，头也不回。绕过梨花潭，回头瞧时，香水梨还呆呆地立在那儿。

“你回吧！”爹见我赶了上来，劝了一句。

“再送一会儿。”

“回吧。”

我颤颤地走上桥，才不大情愿地将包袱在爹的肩上。爹扶了

扶眼镜，朝岗道的尽头看了看，然后默默地拍了拍我的小肩头，大步流星地走了，树丛很快遮掩住爹那矫健硕长的背影。

爹走了，一种失落感攫住了我的心。我无精打采地倚在桥栏上，什么也不想看，只是默默地想，想爹对我的严教，想奶奶对我的疼爱。是啊，奶奶肯定得问爹，我长高了吗，长胖了吗，学习好吧，听不听话。想到这里，我一拍脑门，心里懊恼死了，怎忘了问三把梨要几个梨让爹捎给奶奶吃。他家梨窖里用沙埋着，窖藏了好多，能吃到麦黄杏下来。奶奶在家里是什么好东西都舍不得吃，还得没白没黑地洗衣服，我连这点都做不到，还算什么孝顺孙子。我攥紧拳头使劲捶了几下头，以赎不孝之罪。而后，我什么也不想，又默默地看。

桥下的溪水，清澈碧透，哗哗啦啦地从梨花潭溢流而淌，鱼儿游石穿草，寻阳觅食，几片早落的梨花瓣随波逐流，很有“落花恋流水，流水却无情”的意境。从陡陡的溪壁缝里长出来的梨树摇着树冠把风儿徐徐送来，那风儿裹着鸟鸣，也携着丝丝歌声，那歌声唱得很细、很低，像是唱给自己听的，丝丝飘进耳朵，像轻柔的浪花涌动，像琴弦在风中颤栗，又像是溪面上的梨花瓣儿让小风儿吹着潺潺流动。歌声唱唱停停，我很想听清词儿，便顺风侧耳。

梨树开花满岗雪，

鸳鸯戏水荡涟漪；

.....

郎哥情妹天作合。

.....

我痴情地一动不动，任那歌声往怀里灌，灌得心怀涨起一股野性的骚动。我终于忍不住了，便起身走下桥，拨弄开丛枝，踩着小

溪里那些不规则的卵石号似的石块，寻着歌声觅去。越往里走，丛枝越发密集，溪水也越发湍急，还不时地窜起一蓬蓬的水花。走在小溪折弯处，我拨弄开那遮天蔽日的丛枝，只见水湾里有一块凸出水面的石板，上面紧紧地依着两个人。啊！是梨花和三把梨。三把梨用两只大手扳紧梨花的肩头，将她的身子贴向自己深厚的胸膛。梨花无力地挣扎了几下，三把梨的嘴唇从梨花的肩膀、颈部滑移到那两瓣微微娇喘的樱唇。梨花的两条胳膊有意搂或无意搭地揽在三把梨的脖子上。我有点吃惊，忙用手捂住嘴，是因为意外，还是由于别的什么，我一时理不清。阳光透过密密的树丛，筛落下的银点斑驳匝匝，烙印在他俩的身上。梨花上身穿着石榴红的紧身小缎袄，把腰身的曲线勾勒得窈窕毕现，一头乌亮如漆染的长发窝成一个圆鼓鼓的菊花簪，新开的脸上薄施脂粉，使鹅蛋型的脸蛋透出滚熟了的鲜桃气息。

“哥哟……明天就……俺把这身子给你……”梨花以异乎寻常的亲昵声调说着敞开大偏襟，露出贴身的红绸子抹胸。三把梨揉揉那涨鼓鼓的傲然隆起的奶子，梨花的脸上飞过一团红晕，她闭上眼睛，扬起了湿润、颤抖的嘴唇。三把梨低头亲吻着，顺手把梨花藏在腰里的剪子摸了出来。

“还随身带着？”

梨花点了点头：“防老的，防小的。”

“又欺负你来？”

“葫芦梨捏了一回我的腕……”

“这个浪儿吊操的私孩子……”三把梨牙咬得咯咯响。

梨花摸摸索索地又解裤腰，只见她用密密的针线把自己的下身缝住，腰里缠上十几匝细布条，就象蚕做茧一样。三把梨的脸涨红了，他一把抓住梨花解布条的手。

“不……不……我要你，我说过……我发过誓……不要你……不……不……”